

“你没被打成敌人？”她用勺搅弄杯里的咖啡，冒出这么一句。

“险乎乎，总算逃脱了，”你还能怎么说呢？

“那你怎么逃的？”她问，依然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“知不知道拟态？”你做出个笑脸说，“动物遇到危险要不装死，要不就也装出凶狠的样子，总归不能惊慌失措。相反，你得异乎寻常冷静，伺机逃命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个狡猾的狐狸？”她轻轻一笑。

“就是，”你承认，“被狗围猎的时候，你还就得比狐狸还狡猾，要不就被撕得粉碎。”

“人都是动物。你我都是动物。”她声音里有种痛楚，

“可你不是野兽。”

“要人人都疯了，你也就得变成野兽。”

“你也是野兽吗？”她问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该你问她了。

“没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只是随便问问，”她垂下眼帘。

“人要想心中保留一片净土，就得想方设法逃出这角斗场。”

“逃脱得了吗？”她抬起眼帘又问。

“马格丽特！”你收敛笑容，“再别讲中国政治了。明天就要分手，总还有些别的可谈吧？”

“这说的不是中国，也不是政治，”她说，“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头野兽？”

你想了想说：“是。”

她没有出声，就这样面对面望住你。从南丫岛回到酒店，在电梯里她说不想就睡，你便同她来这咖啡厅，灯光柔和音乐也轻盈，另一头还对男女在喝酒。她怀里剩的那点咖啡没加糖，却还用勺时不时搅弄，想必有些什么话她不想在床上说。那一对夫妇或是情人招呼侍者，付了钱，起身挽着手臂走了。

“是不是再要点什么？那位先生等着打烊呢，”你说的是侍者。

“你请我？”她扬起眉头，有些异样。

“当然，这算得了什么？”

她要个双份的威士忌，又说：“你陪我喝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你要了两个双分。

打领结的侍者彬彬有礼，但还是看了她一眼。

“我想好好睡一觉。”她解释道。

“那刚才就别喝咖啡。”你提醒她。

“有些疲倦，活累了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你还年轻，这么迷人，正是人生好时光，该充分享受享受。”你说正是她让你

重新充满欲望，你捂住她的手臂。

“我讨厌我自己，讨厌这身体。”

又是身体！

“你也已经用过了，当然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”她说，挪开你的手。

你那点迷惑也就过去了，手缩回来松了口气。

“我也想成为野兽，可逃不脱……”她低头说。

“逃不脱什么？”该你问她了，这较为轻松，由女人来审问总导致沉闷。

“逃不脱，逃不脱命运，逃不脱这种感觉……”她喝了一大口酒，仰起头。

“什么感觉？”你伸手想撩开她垂下的细软的头发，好看清她眼睛，她却自己拂开了。

“女人，一个女人感觉，这你不可能懂。”她又轻轻一笑。

这大概也就是她的病痛，你想，审视她，问：“当时多大？”

那时，她隔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十三岁。”

侍者低头站在柜台后，大概在结帐。

“早了点，”你说，喉头有些发紧，拿起酒杯，喝了一大口。“讲下去！”

“不想谈这些，不想谈我自己。”

“马格丽特，你既然希望相互了解，不只性交，这不是正是你要求的，那还有什么不可说的？”你反驳道。

她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初冬，一个阴天……威尼斯并不总阳光灿烂，街上也没有什么游客。”她的声音也似乎来得很远。“从窗户，窗户很低，望得见海，灰灰的天，平时坐在窗台上可以看见大教堂的圆顶……”

她望着大玻璃外漆黑的海面上方繁华的灯光。

“圆顶怎么着？”你提示她。

“不，只看见灰灰的天，”她又说，“窗台下，就在他画室的石板地上，室内有个电炉，可石板地上很凉，他，那个画家，强奸了我。”

你哆嗦了一下。

“这对你是不是很刺激？”她一双灰蓝的眼珠在端起的酒杯后逼视你，又像在凝视杯中澄澄的酒。

“不，”你说只是想知道，她对他，“是不是多少有些倾心，这之前或是这之后？”

“我那时候什么都还不懂，还不知道他在我身上做了什么，眼睁睁看见灰灰的天，只记得那石板地很凉，是两年之后，发现身上的变化，成了个女人，这才明白。所以，我恨这身体。”

“可也还去，去他那画室？这两年期间？”你追问。

“记不清了，开始很怕，那两年事完全记不起来了，只知道他用了我，总惶恐不安，怕人知道，是他总要我去他画室，我也不敢告诉我母亲，她有病。那时候家里很穷，我父母分开了，我父亲回了德国，我也不愿待在家里。开始是和一位同年的女孩去看他画画。他说要教我们画画，从素描开始……”

“说下去，”你等她说下去，看她转动酒杯，刚喝过的流液在玻璃杯壁上留下几道深浅不一

的痕迹。

“别这样看我，我不会什么都说的，只是想弄明白，不清楚，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又去……”

“不是说要教你画画？”你提醒她。

“不，他说的是要画我，说我线条柔和，我那时细长，正在长个子，刚发育，他总摆弄我，说我的身体非常好看，奶不像现在这样。他很想画我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那就是说——接受了？”你试探，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。

“不——”

“问的是有没有同意当他的模特儿，不是说那，强奸之后的事。”你解释道。

“不，我从来也没有同意，可每次他都把我脱光……”

“是之前还是之后？”

“你想知道的是那之前，她是不是已经接受当模特儿？说的是呈现裸体。”

“两年来，就是这样！”她断然说，喝了口酒。

“怎样？”你还想问个清楚。

“什么怎样？强奸就是强奸，还要怎样？你难道不懂？”

“没有这样的经验。”

你只好也喝口酒，努力去想点别的什么事情。

“整整两年，”她眉头拧紧，转动酒杯，

“他强奸了我！”

就是说她再也没抗拒。你不免又问：“那又怎么结束的？”

“我在他画室碰到了那个女孩，最初同她一起去他画室的，我们早就认识，时常见面，可他强奸我之后在他画室就再也没见过。有一天，我穿好衣服正要出门，那女孩来了，在门厅的过道迎面碰上，想避开我，可她的眼光却落在我身上，从上到下扫了一眼，转身就走，也没有问好，也没说再见。我叫了声她名字，她脚步匆匆，扭头就跑下楼去了。我回头见她站在画室门口，不知所措，立刻都明白了！”

“明白什么？”你追问。

“他也强奸了她，”她说，“两年来，他一直强奸我，也强奸了那个女孩！”

“她，那女孩，”你说，“也许接受，也许情愿，也许出于嫉妒——”

“不，那目光你当然无法明白！我说的是那女孩打量在我身上的那眼光，我恨我自己，不只是那女孩，从她眼中这才看见了我自己，我恨他，也恨过早成为女人的我这身体。”

你一时无言，点燃一支烟。大面积的玻璃窗外都市的灯光映射得夜空明亮，灰白的云翳移动得似乎很快。前厅的灯都关了，只留下你们这后座上的小半杯酒。

“是不是该走了？”你问，望了望剩下的小半杯酒。

她举起酒杯一口干了，朝你一笑，你看出她已有几分醉意，也就手把你的酒喝了，说算是为她饯行。

回到房间，她摘下发夹散开头发，说：“你还想操我？”

你不知该说什么，有些茫然，在桌前的圈椅上坐下。

“你实在要的话……”她喃喃说，嘴角撇下，默默脱了衣服，解开乳罩，褪下黑丝网的连裤袜和裤叉，面对你眼睁睁仰倒在床上，显出一脸醉意，又有点孩子气。你没有动作，操不了，有些怜惜她，你得唤起点恶意，冷冷的问：

“他给过你钱？”

“你说谁？”

“那个画家，你不是做他的模特儿？”

“是初几次，我没接受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你什么都想知道？”她声音干涩。

“当然，”你说。

“你已经知道得太多了，”她声音淡淡的，“我总得留一点给我自己……我再也没有回过威尼斯，打我母亲去世后。”

你不知道她说的有多少是真实的，或还有多少是她没说的。你说她是个聪明的女人，算是对她的安慰，又算是解嘲。

“聪明又有何用？”

她在网织一个罗网，要把你栓住。她要的无非是爱，你要的是自由。把自由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为这点自由你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。可你真有点离不开她，她吸引你，不仅是进入她身体，也还想深入她内心，那些隐秘之处。你望着这一身丰腴的裸体，刚起身，她突然侧过脸来，说：“就坐在那儿别动！就这样坐着说话。”

“一直到天亮？”你问。

“只要有可说的，你说，我听着！”

她声音像是命令，又像是祈求，透出妩媚，一种捕捉不到的柔软。你说你想感觉到她的反应，否则对空说话，她要是什么时候睡着了也不知道，你会感到失落。

“那好，你也把衣服脱了！就用眼睛做爱！”

她窃窃笑了，起身把枕头垫在背后床头，两腿盘开，面对你坐着。你脱了衣服，犹豫是不是过去。

“就坐在椅子上，别过来！”她命令道。

你听从了她，同她裸体相对。

“我也要这样看到你，感觉到你。”她说。

你说这不如说是你向她呈现。

“有什么不好？男人的身体也一样性感，别那么委屈。”她这会儿嘴角挑起，一副狡猾得意的样子。

“报复？一种补偿？是吗？”你嘲弄道，没准这就是她要的。

“不，别把我想得那么坏……”她声音顿时像裹上一层绒。“你很温柔，”她说，那声音又透出哀怨。“你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你还生活在梦里，你自己的幻想中。”

你说不，你只活在此时此刻，再也不相信关于未来的谎言，你需要活得实实在在。

“你没有对女人施加过暴力？”

你想了想，说没有。当然，你说，性同暴力总连紧在一起，但那是另一回事，得对方同意和接受，你没有强奸过谁。你又问她，她有过的男人是不是很粗暴？

“不一定……最好说点别的。”

她脸转了过去，伏在枕头上。你看不见她的表情。可你说你倒是有过近乎被强奸的感觉，被政治权力强奸，堵在心头。你理解她，理解她那种摆脱不了的困扰、郁闷和压抑，这并非性游戏。你也是，许久之后，得以自由表述之后，才充分意识到那就是一种强奸，屈服于他人的意志之下，不得不做检查，不得不说不你要说的话。要紧的是得守护住你内心，你内心的自信，否则就垮了。

“我特别孤独，”她说。

你说你能理解，想过去安慰她，又怕她误解你也使用她。

“不，你不理解，一个男人不可能理解……”她声音变得忧伤。

你止不住说爱她，至少是此时此刻，你真有些爱上了她了。

“别说爱，这话很容易，这每个男人都会脱口而出。”

“那么，说什么？”

“随你说什么……”

“说你就是个婊子？”你问。

“好刺激欲望？”她可怜巴巴望着你说。

她又说她不是个性工具，希望活在你心里，希望同你内心真正沟通，而不只是供你使用。她知道这很难，近乎绝望，可还这么希望。